

双手合十

赵德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双手合十



赵德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ANUARY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手合十 / 赵德发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99-2766-4

I 双… II.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478 号

- 书 名 双手合十
著 者 赵德发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郑 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66-4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4
第五章	66
第六章	79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17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42
第十二章	157
第十三章	167
第十四章	180
第十五章	192
第十六章	204
第十七章	219
第十八章	231
第十九章	244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69
第二十二章	287
第二十三章	301
第二十四章	315
第二十五章	332
念佛是谁(后记)	345



第一章

是寻找与逃遁这两种冲动,让慧昱一大早就离开叠翠山佛学院,坐长途大巴来到了芙蓉山。

慧昱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师父了。2000年春天,他和师父实在忍受不了明洲通元寺的铜臭味道,便决定一起离开,慧昱打算去叠翠山考佛学院,师父却没说去哪里。离开通元寺的那天晚上,师徒俩去了明洲城西的简山,在法泽老和尚的墓塔旁边守了一夜,缅怀老和尚生前的清洁道风和对他们师徒俩的深切关爱。天明后下山,在公路边等到了去叠翠山的车,慧昱又问师父今后的打算,师父只说了四个字:冷处安身。说罢,师父摆摆手,目送他上车远去。此后,慧昱再也没有了师父的消息。

那年夏天,慧昱如愿以偿考上了佛学院,但他对师父的惦念与日俱增。他想,虽然佛门中有云游四方、岩居溪饮的传统,但师父毕竟年事已高,经不起风霜雪露。再想想师父几年来对他极尽呵护,他身为师父的爱徒,现在却不知其去向,不知其安否,不能贴身伺候嘘寒问暖,心中更是充满了愧疚。他曾打电话给师父的大女儿孟忤,问她知不知道师父的消息,孟忤说,她也不知道,她曾开车跑了许多寺院,到哪里都是扑空。慧昱说,到寺院里怕是难找,因为师父说过要在冷处安身。孟忤问,冷处安身是什么意思?慧昱说,我猜想,师父说的冷处,一是冷清僻静;二是位于北方。孟忤问,为什么要去北方?慧昱说,师父曾经讲过,北方天冷,心性易于平静,对修道有利。孟忤说,北方大着呢,我到哪里去找哇?这老头子,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一声,现在住在哪里也不给我个讯儿,真是气死我了!慧昱想,师父的踪迹也真是难觅,北京是北方,黑龙江也是北方,找起来可谓大海捞针。



想不到的是，三天前孟忤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她父亲就在全省北部的一座山里，离明洲只有三百公里。慧昱问她怎么找到的，孟忤说，她找来找去没有结果，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给各地旅游局打电话，问他们那儿的山里有没有一个老和尚住。问到怡春市，接电话的正好是旅游局长，是个女的，姓云。云局长说，她那儿的芙蓉山里有一个住岩洞的老和尚，法名休宁，下巴正中有一个大黑瘡子。慧昱一听不胜欣喜，说阿弥陀佛，真是太好啦，我放了寒假就去看他！孟忤说，你去吧，也好叫孟悔找不到你。慧昱惊讶地问，什么？她还要来找我？孟忤说，这丫头简直是疯了，说过几天就去找你，如果到佛学院找不到，就跑到你的老家等，看你回不回家过年！慧昱拿着电话老大一会儿没有说话，烦恼像墨黑的乌云一样，无声无息地在他的心中涨满。

所以，他来芙蓉山还有一个目的：躲避孟悔，消弭业障。

业障是三年前出现的。那时他还在明洲通元寺。有一天他在天王殿值班，孟忤孟悔恰巧来看望父亲。这姐妹俩每隔几个月便来一次，与他早已认识。他带她们去师父的禅房，正在打坐的师父睁开眼睛，对女儿十分冷淡。孟忤提出，想在通元寺打一次普佛，超度一年前死去的母亲，师父却不同意并撵她们快走。慧昱明白师父的心思，是怕本寺大众更加了解他曾经娶妻生女的去，脸上无光心中羞耻，便建议姐妹俩到简山普照寺去做。孟忤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却说她们不认识那儿的僧人，怕他们不给好好安排。慧昱说，我送你们过去，我认识那儿的知客。他向当家和尚请了假，就带姐妹俩去了明洲城外的简山。简山并不高，但对穿高跟鞋的姐妹俩来说，那一级级青石台阶却成了险途。走着走着，孟悔突然把脚崴了，一屁股坐到地上痛得直叫。孟忤想扶着她走，但她的那只左脚不敢落地。无奈，孟忤便让妹妹坐在这里等候，自己和慧昱去了普照寺。等把法事谈妥，二人匆匆下来，孟悔还是不能行走。这时天已黑了，路上再没有别人，慧昱也没多想，就说：我把你背下去吧。他往地上一蹲，孟悔就乖乖地伏到了背上。他站起身将孟悔往上颠送了一下，女性身上的软处硬处都让他感觉得清清楚楚。他的心急跳起来，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已经犯戒。但他想，自己是在救人，而且也没起欲心，应该不是什么大错，于是平息心绪，背着孟悔一步一步下山。然而走了不远，他却感到脊背上有个东西怦怦跳动，同时脖颈上还有气息一下下急吹。那气息带有清香味儿，和麦子开花时走在麦田里闻到的差不多。他觉得事情不妙，便把脚迈得更快。



终于走到山下，眼看就要到停车场了，那孟悔竟将头勾到他的左肩，嘴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真想叫你背一辈子！接着，还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用火热的脸颊在他耳边蹭来蹭去。慧昱一边偏着头躲避，一边向着孟忼的车急跑。跑到那儿，把孟悔一放，才站起身来大口大口喘气。

就是这么一次，孽缘悄然结下。半个月之后，慧昱又在值班，孟悔微跛着脚来了，一进门就看着他羞笑。慧昱心中发慌，说：“孟悔你又来看我师父呀？”孟悔说：“是呀，你快领我去吧。”慧昱便领他往里走。走到大殿后边的甬道，孟悔却说：“慧昱哥，我想到你屋里看看。”慧昱哪里敢应，只说：“你不是看我师父嘛，快走吧。”孟悔站在那里不走：“他有什么看头，我今天是来看你！”慧昱说：“我也没什么看头。”孟悔盯着他的脸道：“怎么没有看头，我整天在梦里看你！”慧昱正不知所措，师父突然走了过来。师父看看他，再看看小脸通红的孟悔，问道：“悔悔怎么来啦？”孟悔说：“来看你呗。”说着就把手中提的一袋李子往他手中递，慧昱这才得以脱身。但他没敢再去值班的岗位，而是跑到自己的寮房呆呆地坐着。晚上，师父把他叫去，问孟悔是不是对他有了意思，他如实以告。师父说：“我知道这丫头的脾气，固执得很。你一定要躲着她！”慧昱说：“师父，我明白。”此后，孟悔又来庙里找过他，他一见便躲。

其实，慧昱躲得了孟悔，躲不了自己的欲心。他来到世上二十多年，从没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背孟悔下山是第一回。事后，他时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即便是坐禅时，也经常感觉到背上还趴着那个孟悔，脖颈边还有带麦花香味的氣息轻轻吹拂。这样一来，那尘根昂扬坚挺，久久不倒。好多回在睡梦中，孟悔还和他有更为热烈的举动，让他第二天不得不偷偷去洗内裤。他知道，自己这样虽然还没犯比丘戒条中的“故弄阴出精戒”，但肯定算不上禅心清静，与修行大有妨碍，于是就努力地不去想孟悔，竭力地熄灭那份欲心。

和师父分手后，他去了叠翠山。先拜遍山上所有的寺院，然后住进了山下的明慈寺。他在那里紧张地复习了两个月，一举考中佛学院，到九月份便成了一名学僧。进佛学院后，整天让功课追着，那个孟悔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万万没有想到，2001年的一个春日，他吃过午饭正在宿舍看书，传达师父突然来说有人找他。他到学院门外一看，在一丛怒放的山茶旁边，正站着貌美如花的孟悔。慧昱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孟悔莞尔一笑：“只要我想找，你跑到天边也没用——我是在通元寺打听到的，有



人知道你考上了这儿的佛学院。”慧昱说：“你来干什么？”孟悔说：“来告诉你，我天天想一个叫慧昱的人。”慧昱一听这话急了，跺着脚道：“你为什么要缠着我不放？”孟悔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是我前世结下的冤家吧？”慧昱听了这话，茫然地看着叠翠山顶法海寺的塔尖，似要找寻他那幽渺的前生。孟悔又说：“我知道你不想理我，也知道你不可能还俗跟我结婚，可我就是放不下你。”慧昱说：“你怎么就放不下呢，你看社会上有多少好青年！”孟悔却把小脸一歪，斜视着他说：“俺就看你好。俺就看你好。”慧昱实在招架不了他的话语和眼神，只好逃进学校，任孟悔再三托人叫他他也不再出来。

那次，孟悔在叠翠山呆了三天，天天站在校门口要见慧昱。最后还是等到他，只好哭着走了。此后，孟悔经常给他写信倾吐爱意，大诉衷肠，说自己如何如何想他。慧昱也给他回过几封信，劝她赶快警醒，不要这么痴迷。但孟悔还是给他写信，热度丝毫不减。在一封信里，孟悔还畅想了她与心爱的慧昱哥终于相逢的情景，用语相当大胆，描绘十分具体，让慧昱看得周身发热，一连好几天心神不宁。所以，慧昱每接到孟悔的一封信，那烦恼便多上一重。

烦恼的增多，还有来自同学觉通的蛊惑。

那觉通是明洲人，俗名叫郝有。慧昱多次想过，与这样的人同住，简直就是与魔鬼为伴。觉通出身于明洲市的富豪之家，上中学时嫌功课太累，竟一时兴起跑到叠翠山逃入空门，他父母找到后求他回去他坚决不干。他说，你们放心，我早晚拿个大学文凭给你们看。后来他果真考进了佛学院，从此父母转嗔为喜，经常过来给他送钱送物。慧昱见过他们，都是一副暴发户的作派。尤其是觉通的父亲，初次见慧昱时还给了他一张贴金的名片，上面竟然印着“中国运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字样。仗着父母有钱，这觉通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功课学得马马虎虎，个人修习从不努力。但这家伙很会伪装，他在大众面前并不张扬，像个老老实实的学僧，可回到宿舍什么事情也不避同住的慧昱。他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用手机给女孩打电话或发短信，甚至引诱她们星期天来叠翠山相会。对他的行径，慧昱多次提出批评，觉通却说：“净土不离秽土，莲花不离污泥，我做秽土，做污泥，恰好衬托了你的清净与高洁，如此说来，我也是在做功德，明白吗？”慧昱只有摇头苦笑。他也想过向班主任报告，还想过半月一次的诵戒会上公开揭发，但他想想人家是亿万富翁的孩子，便又把



念头悄悄按捺住。他想,安排我与觉通同住,也许是佛祖对我的考验呢。那我就把宿舍作为道场,刻苦修行吧。

与魔鬼同住,修行格外艰难。经常的情况是,晚上九点半,熄灯的板声响过,慧昱关灯在床上打坐了,可对面的觉通还在上网。那电脑荧屏亮亮的,映得他脸色发蓝,活赛个魔鬼。慧昱知道,觉通又在聊天,他化个名字,没人知道他是出家人,更没有知道他还是一位学僧。慧昱想,你愿堕落就堕落,反正我要有正信正行,于是就自己坐自己的。可是觉通经常一边上网,一边向他讲起女人,弄得他坐不成禅,心烦意乱。记得今年秋天有一回,觉通还叫醒已经入定的慧昱,将电脑搬转,让他看网友发来的照片。慧昱睁眼一看,心立刻急跳起来,原来那是个穿着极少的女孩,于是急忙闭目合掌:“阿弥陀佛!”觉通又说:“你怕什么?你睁眼看看,然后做不净观、白骨观不就得了?”慧昱还是不睁眼不答话,只是念佛。觉通拍一记大腿笑道:“哈哈,纵是白骨也风流!”而后再不理慧昱,将电脑在大腿上放正,又弓腰低头鼓捣起来。慧昱趺坐在床,默念佛号,以求收心止念。然而,他看到的那个女孩还是在眼前晃悠。晃悠片刻,又变成了孟悔。孟悔歪着一张小脸,斜视着他说:俺就看你好,俺就看你好。这时,慧昱心中大乱,丹田鼓胀,那欲帜也高扬起来。他烦躁地咽下一口唾沫,对孟悔做不净观,想像她九窍常流,污秽不净,剥去一张皮就是个屎包。还做白骨观,想像她皮囊去尽,只剩一架白骨站在那儿。然而这些都不中用,因为他无法驱走耳边那个含情脉脉的女声。慧昱心急如焚,额上冒汗,连屁股都坐不稳了。他想,我带了这个业障,今后可怎么办呢?

现在从孟忤那里得知,孟悔又要去叠翠山找他。他没等到放假,前天期末考试一结束,便向班主任心澄法师讲了这件事情,说他想早一点离开学院。心澄法师早就听慧昱讲过孟悔追他的事情,立即点头同意。于是,今天一大早他就动身,实施了他的逃遁计划。

在这陌生的芙蓉山里,他第一次见识了异样的雪天。

那雪的下法很特别。他在山下,还能看得见西斜的冬阳和芙蓉山那庞大而优美的轮廓,但到了山半腰,却见云遮雾罩,远近峰峦悉数不见,连路边的树木也模糊不清。再走,就发现无数小白点儿在他眼前飞,有的飘然横走,有的悠然上升。他想,这是雪吗?用手接几粒看看,是雪。可这雪怎么不是在“下”,而是在飞?他想了想,便明白自己是走进雪云里面来了。



原来高山之上还有如此妙境。怪不得师父要一个人住到这里。慧显向山上看一眼，愈发加快了攀登的脚步。

雪粒虽在飞舞，但毕竟有落下的。慧显的身上，眼前的地上，渐渐地白了一层。

与雪俱来的冷也让他感觉真切。因为光着头，两只耳朵像遭了猫咬，是一种锐疼；脑仁儿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是一种钝疼。他身上虽然穿了絮棉僧袍，但现在就像披了薄纱似的，根本挡不住那凛冽的风，于是寒噤连连，浑身哆嗦。

越往上走，那云的含雪量越大，他眼前尽是漫舞的雪花。好在路只有一条，只管向上走就是。走了半天，越过一道山梁，前面忽然出现一道山谷，谷底石壁上刻有“清凉谷”三字。谷底是一条山溪，溪两边尽是落了叶子的合欢。溯溪而上，两边竟然没有一棵杂树。他想，怎么有这么多的合欢呀。这树也叫芙蓉树，芙蓉山肯定是由此得名。

再往上走，便是更陡的石阶路了。他不知道这山还有多高，这路还有多长。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师父住在山中什么地方。

“师父！”

“师父！”

“我是慧显！”

他在一棵高高大大的合欢树下站定，放开嗓门喊了起来。

立即有了响应。但那是山峦的回声，不是师父。

他又往上走，走一段便喊几声。

暮色四合，天暗了下来。慧显有些着急：这样的雪天，这样的荒山，如果找不到师父可怎么办？于是，他走得更急，喊得更急。他嘴里喷出的一团团白气，竟把面前的雪花冲出老远。

越往上走清凉谷越浅，那山溪成了一步即可跨过的窄流，合欢树的长廊也到了尽头。慧显觉得前面发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堵石壁立在左前方，高不见顶，右边则是一块齐胸高的巨石，侧面刻有“罗汉榻”三字。再看那路，一条向右，一条越过山溪向左。他不知道该往哪走，只好又喊起了师父。

两声之后，左边的高冈上有了一声苍老的咳嗽，接着是一声发问：“是慧显吗？”

慧显欣喜若狂，立即大声道：“师父！我是慧显！真的是慧显！”边说



边往上跑。

茫茫飞雪中，果然站了一位老僧。他干干瘦瘦，发须皆白，身上的僧袍褴褛不堪。

“师父……”慧昱扑到他的跟前，五体投地，泣不成声。

师父弯腰把他扶起，拍打干净他身上的雪，说：“快进洞暖和暖和。”

慧昱转身一看，原来那岩壁上有一个黑古隆咚的半圆形洞口，袅袅青烟正从中飘出。随师父往里走时，见旁边石壁上刻有“狮子洞”三字，便问怎么叫这个名字，师父一笑：“这里面住过狮子。”

一进洞，融融暖意扑面而来。原来在山洞的一个角落，一堆火正旺旺地燃着，上边架了一把铝制水壶。再看这洞，有两间屋大小，正面一块突出的石头上，安放了一尊小小的铜佛。他向佛顶礼罢，再看别处，发现离火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垫了山草的睡铺，上面有席子和被褥。睡铺旁边则是石桌，上面有茶壶、茶碗和暖水瓶之类。

慧昱问：“师父，你到这里多长时间了？”

师父说：“两年了吧。”

慧昱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师父说：“离开通元寺，我一路化缘一路向北走，每遇一座山就进去看看，但那些山都不合我的心思。可来到芙蓉山之后，心情突然十分舒畅，感到了一种大自在，大解脱。尤其是发现了这个山洞，进来一坐，真的是远离客尘，万缘放下。感谢佛，感谢菩萨，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好道场！”

慧昱笑道：“记得书上讲，过去有些僧人在深山修行，‘掬水月在手，沾花香满衣’，师父你现在就是这种境界了。”

休宁微笑着道：“对，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慧昱说：“是孟忤姐姐告诉我的。”

师父问：“她听谁说的？”

慧昱便把孟忤这两年怎么找他的事情说了。休宁听罢摇头道：“找什么找。”

说罢，他走到石桌那里，从一堆晒干的茶叶里检出几片，放进紫砂茶壶。慧昱急忙提起暖瓶，倒水沏上。

慧昱倒上茶，给师父递去一碗，自己端起了另一碗。他觉得肚子饿，便从包里拿出了路上吃剩的半条饼干。他还把给师父买的几包点心拿出



来，让他品尝。师父却摇了摇头：“明天吧。”慧昱想，师父多年来一直遵循佛制，过午不食，看来住进深山之后还是这样。

他问师父，平时在这山里吃什么，师父一笑：“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慧昱知道，这是唐代大梅法常禅师的两句诗。他又接续下面的两句：“‘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师父你真是那样？”休宁道：“我吃过松花，可还没穿过荷叶。过去一些僧人在山里住，都是靠野果、松花之类果腹，有的甚至吃树叶，吃青草。在这芙蓉山，能吃的东西多着呢，尤其是春、夏、秋三季，那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慧昱问：“冬天呢？冬天怎么办？”休宁向火堆旁边一指：“你看，我不是早就备下啦？”慧昱过去看看，那里有一些栗子，一些橡子，一些干蘑菇，还有一堆像干姜一样的东西。慧昱问那是什么，师父说是黄精。慧昱问：“这东西也能吃？”休宁说：“怎么不能。这是一味中药，道家叫它‘仙人余粮’，不只是能填饱人的肚子，还能补肺气，强筋骨，延年益寿。”慧昱看看师父，半信半疑。

休宁又说，他到这芙蓉山之后，当地一些居士知道了，相继过来看他，还供养了许多衣食之物，他只留下了一床被褥、一把水壶、一把暖水瓶和一套茶具，别的一概没要。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不再来了。

慧昱吃下半条饼干，和师父说起他在佛学院的情况。听慧昱说在那里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居全班前列，休宁高兴地道：“好，我徒弟能成佛门龙象！”他问慧昱毕业后打算去哪里，慧昱说：“我到这里来伺候你吧。”休宁摆手道：“还是别来。大丈夫志在四方，跟着我这老朽有什么出息！”

说到这里，休宁沉默片刻又问：“这两年，悔悔找过你吗？”慧昱低下头来，叹了一口气道：“找过。刚听孟忏姐说，她最近又要去，所以我没等放假就跑到了这里。”休宁使劲揉搓着自己的双膝，痛苦地道：“这丫头，怎么就执迷不悟呢！孽障呵，真是孽障呵！”慧昱哭唧唧道：“师父，你快给我想个办法，让我能够清静一点。”休宁说：“我以前跟她谈过，没起作用。看来，这两年她姐姐也没能劝出效果。这丫头，简直就是个魔了！”

他吁出一口粗气又说：“可是慧昱你也要明白，无论是你，还是我，修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佛祖不对他的弟子做些考验，那他还是什么佛祖。”

慧昱说：“我也明白，没有魔道，也就没有佛道。佛魔同在，正是世界的实相。”

休宁说：“对，就是这样。最要紧的是自己把握住自己，战胜魔障，在



修行途中勇猛精进。如果不能抵挡住诸缘侵袭，平息性海风浪，怎能破惑证真，求得开悟？”

火熄了，只剩下一堆闪着幽光的余烬。休宁去洞外撒一泡尿，捧起一捧雪搓净了手，回来在佛像前点上一支香，而后指着草铺对慧昱说：“你困了就睡。”

慧昱也去洞外方便。外面风停了，雪还没停。因为漆黑一片，慧昱看不清那雪花，但能觉得有许多凉凉的小东西向他头上脸上撞来。

回到洞里，他见师父已经在佛像前的蒲团上端然趺坐，闭上了眼睛。慧昱想，师父现在坐禅，肯定还是不倒单。

通宵打坐，肋不至席，这是古时禅师常用的修行方式，称之为“不倒单”。休宁师父从1979年再次出家至今，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师父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还俗回家，罪业深重，他要用这个办法消业。再说，参话头修禅，要想开悟，也非下苦功不可。慧昱出家后也曾向师父学习，多次这样练过，可是哪一回也没能坐到天亮，都是夜深时以昏睡倒地而告终。那时师父也没强求他，只让他晚上随大众坐完香即睡。慧昱想，现在我来到这里，一定要陪着师父坐上几夜，以磨砺自己的道心，也让自己的禅定功夫加深一点。

他在草铺上将两条腿盘起，两手在小腹上结三昧印，微闭双目，念了几声佛号，然后参起了话头：

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

照顾着这句话头，把万念放下，慧昱的心渐渐变得平静与安详。此时洞外的风已经停歇，万籁俱寂。但在那静寂之中，有一种声音越来越显清晰。那是雪花飘落的声音。瑟瑟，瑟瑟，瑟瑟瑟瑟。慧昱的心越静，这声音便越响。后来，它竟然像经声，像梵唱，灌满了整个山洞。慧昱这时想起一个佛门故事：明代有位侍郎向莲池大师道：“夜来老鼠唧唧，说尽一部《华严经》。”莲池大师问他：“猫儿突出时如何？”侍郎答不上来，莲池大师就代他答道：“走却法师，留下讲案。”那么，今天夜间这漫天飞舞普被大地的雪花也是在讲经，这么讲上一夜，怕是把三藏十二部真经都讲遍了。

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

他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直坐着。对那句话头的参究，也一直没有



停下。

坐到后来，旁边有了一些动静。睁眼看看，原来洞口已经蒙蒙发亮，师父正在蒲团上向佛礼拜，看样子是在做早课。他急忙放腿起身，随在了师父后面。他一边叩头一边想，整整坐上一夜，到天亮也没倒单，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呢。一丝法喜，悄然挂在了他的脸上。

早课结束，一缕阳光从洞口射进来，打在西面的洞壁上像一块金箔。从那金箔的成色看来，外面的天已经晴透。慧昱走到门口看看，天空果然是瓦蓝，湛然，不见一丝云彩。一轮太阳就蹲在东面的峰顶，身下也铺了一大块闪亮的金箔——那是反射了日光的积雪。再看别处，除了裸岩和树木，便全是白白的了。“走却法师，留下法案”。这雪，就是铺展于天地之间的法案。这种洁净，这种清寂，这种抹平了万物之尖锐使其至柔至软的杰作，不是展示佛法又是在做什么！何为佛法大意？自古以来有无数种回答。有一位大德说是“春来草自青”。那么，我现在也可这样回答：“雪落山辄白”。

春来草自青，雪落山辄白。

慧昱望着这满山的雪，一阵禅悦，充满了他的整个身心。

他回头向洞里说：“师父，我想到山上走走。”师父说：“好，我陪你去。”说罢便走了出来。师徒二人迈动两脚，踏进了洞前的雪中。雪有半尺之厚，足以埋没他们的僧鞋。一步一步，二人迈下斜坡，跨过山溪，走过了“罗汉榻”。

慧昱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原来，他昨天走过的山谷到这儿突然收紧，几乎让“罗汉榻”锁住，而一过这里，地势陡然展开，像巨大的簸箕一样由北向南斜躺在一圈山峰之间。在簸箕的中间，则有一些断壁残垣。师父停住脚向他介绍，正北那个状如覆钟的山峰叫大悲顶，东边如一头卧象的是吐日峰，西边座落在狮子洞之上的则是天竺峰。慧昱抬头看看，这天竺峰最高最峭，峥嵘万分。尤其是向东一面，竟然像刀削一般，连一点点雪都没挂住，裸岩黑皴，让人望而生畏。向南的一面，半腰里却突出一棵树来，顶着一个厚厚的雪帽，在蓝天的衬托下煞是好看。慧昱问：“那是什么树？”师父说：“茶树。当地人叫它神茶。昨天晚上我还用它的叶子给你泡茶来。”慧昱惊讶地问：“那么高，能上去采吗？”师父说：“在狮子洞西边可以，但要十分小心。”

慧昱又问，上面的断壁残垣是不是一座废寺，师父说：“是，过去叫飞



云寺。”慧昱问：“它是怎么毁的？”休宁说：“等秦老谄上山，让他给你谄吧。”慧昱问：“秦老谄？他是什么人？”休宁说：“一个老头，年纪跟我差不多，住在山西面的柘沟村。这人念过一些书，喜欢胡谄乱扯，人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秦老谄’。他经常到山上转悠，跟我已经很熟了。”

师徒俩沿着进山主路向上走去，不一会儿到了废寺前边。踏上一道台阶，慧昱用脚将雪拨开，见那条浅青色的花岗岩石头光光滑滑，便知道这道场有些历史了。他打量一下，这台阶应该是山门。再往上走，能依稀辨得出一座座殿堂的位置。

站在大殿遗址的前面，他看见山间几缕云雾循谷而上，轻悠悠飞过他们身边，直扑寺后作为全山屏风的大悲顶，最终擦着崖壁冉冉升空，随风而去。他想，这寺名为飞云，名副其实。他赞叹道：“真是个好地方。”休宁说：“对，你看这里，后有靠，前有照，左右有抱。这样的地势建寺最好。”慧昱说：“应该把这飞云寺重建起来。”休宁说：“当地政府好像有这打算。”

穿过这片废墟，师徒俩继续登高，来到了大悲顶的下面。慧昱发现，这大悲顶，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被人雕琢过，有身有头，竟像一尊体相庄严的坐佛，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神态中显露出无限的悲悯。休宁情不自禁地俯身于雪地，向他顶礼。

“好大的雪呵——”

一声京剧道白，底气十足，像深山虎啸一般传来。慧昱起身一看，见西南方向走来一个人。他肯定是跌过跟头在雪里滚过，全身上下白乎乎地像个雪人。慧昱问这人是谁，休宁说是秦老谄。

休宁学着他刚才的腔调喊道：“好大的一支雪菇——”

“在哪里？快让咱看看！”秦老谄攀援着树枝，趑趄趑趄向这边奔来。

休宁小声告诉慧昱，他听秦老谄讲，芙蓉山产一种雪菇。它最神奇之处就是生在雪中，色白如脂，且通身不沾一粒雪，采到了吃下，能让人体健而长生。但这雪菇一直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之中，谁也没捡到过。虽然很难捡到，但秦老谄还是每逢雪天必来。

秦老谄走到了他们跟前。慧昱看见，这老头虽然年逾古稀，发须皆白，但身体瘦瘦的十分精悍，尤其是那张长方脸上，没有一块老人斑，还隐隐透出年轻人才有的嫣红。他跺跺脚，嘴里哈着白汽，指着慧昱问休宁：“这小和尚是谁？”休宁说：“是我徒弟，叫慧昱，正在叠翠山佛学院上学。”秦老谄看了慧昱几眼说：“哎呀，还是大学生呢，不简单不简单！”慧昱急忙



向他合掌致礼：“阿弥陀佛！”

秦老洵转向休宁问道：“和尚，雪菇在哪里？”

休宁向他一指：“这不是吗？跑到我跟前来啦。”

秦老洵哈哈一笑：“你说我是支雪菇？那你把我吃了吧。”

休宁说：“我怕把你吃下，再拉出屎来，让屎克螂吃了成精。”

秦老洵说：“那也好，让屎克螂跳出生死轮回，也算咱们做了功德！”

两位老人拊掌大笑。

休宁给秦老洵上上下下拍打了一遍，才让老汉的棉衣棉裤露出了本来的深蓝。给他拍完，休宁又拍打着自已的手说：“什么雪菇，没有影儿的事，还不知是你哪一辈祖宗洵出来的，你倒当了真。”

秦老洵说：“它真也罢，假也罢，我就当耍了一趟山还不行么？其实，我还不是太痴迷的，五十年前，我有一位本族爷爷，他才迷得狠呢。”

休宁问：“他怎么样痴迷？”

秦老洵说：“他从三十岁那年迷上了捡雪菇，一门心思想让自己长生不老。可是，他摔断过胳膊摔断过腿，到老也没有捡到。最后一次他摔伤，瘫倒在家了，可是每当下雪还叫儿孙们上山给他捡。儿孙被逼得没有办法，就找一块猪大油捏出蘑菇的样子哄他，说捡到了，煮给他吃。你猜怎么着？他吃下之后竟然好了，当天就站起来走路了。”

休宁指着他说：“一块猪大油就管用？老洵你又胡诌。”

秦老洵一拍大腿辩解道：“你不信？不信到我村里去嘛，我那个爷爷真是站起来走路了！”

休宁想了想点头道：“也难怪。佛祖讲，病由心生。那么，病也可以由心而愈。他把那块猪大油当成雪菇，就等于吃了雪菇。哎，后来他怎么样？”

秦老洵说：“后来，他又在下雪的时候上山，说自己已经吃过雪菇长生不老了，还得叫老伴和儿孙都长生不老。可他捡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没有捡到，八十三岁那年他又上山，结果掉到流云峡里摔死了。他摔下去之后让雪埋住，村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他，直到第二年春天流云峡的雪化了，尸体才让一个放牛的发现。”

休宁低头看了看大悲顶西北面那条深深的峡谷，摇头叹气道：“这老头太执着，而且走错了道儿。想了生脱死，只有信了佛，一门心思修炼才成。”